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SHUIHU XILIE ZHI XINGZHE WUSONG

水浒系列之

刘永彪◎编著

武松

天伤星
行者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水浒系列》之
行者武松

刘永彪◎编著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上的

传奇人物丛书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责任编辑：桑国磊
封面设计：熊猫布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系列之行者武松 / 刘永彪编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093-4

I. ①水… II. ①刘… III. ①《水浒》研究—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48号

水浒系列之行者武松

刘永彪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5

字 数：25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093-4

定 价：27.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 >>>
1. 少林寺学艺..... 1
 2. 结义宋公明..... 11
 3. 打虎成都头..... 21
 4. 斗杀西门庆..... 33
 5. 十字坡结义..... 51
 6. 安平寨显威..... 70
 7. 醉打蒋门神..... 82
 8. 身陷都监府..... 95
 9. 大战飞云浦..... 105
 10. 血溅鸳鸯楼..... 112
 11. 大战十字坡..... 125
 12. 激怒孙二娘..... 143
 13. 义成玉麒麟..... 152
 14. 激浪忠义堂..... 160
 15. 元宵救李逵..... 175
 16. 破辽军，刀劈御弟大王..... 183



17. 战田虎纵横马军阵	193
18. 征王庆发威水军营	204
19. 征方腊刀剝御弟王	219
20. 承天恩断臂再出家	229

1. 少林寺学艺

武松出生在清河县郊的张家村，在这个九成以上姓张的庄园里，武家是少有的几户外姓人家，也没什么亲戚。武松出生那天母亲去世，父亲抱着襁褓中的武松走村串户，找有婴儿的人家讨奶。武松一岁半时，父亲去世，武松由年长八岁的兄长武大带着，开始，主要在附近熟悉的地方讨奶要饭，每晚都回家中过宿。武松三岁时，武大讨奶讨饭变成单一的要饭，也慢慢试着去远一些的地方，不过常遭遇狗吠犬咬。有次被咬得血淋淋的武大挨着武松站在一个炊饼店门口哭泣，炊饼店老板给武大两个炊饼，问武大愿不愿来炊饼店里挑担跑外卖，武大感激涕零地答应了。从那以后，武大挑着担子走街串户，身边跟着更小的武松。

武松四五岁时就记住了哥哥挑担行走的样子，冬天黄麻布袄褂，夏天蓝麻布短裤衩。炊饼担是紫色杉木，一头圆蒸笼，一头方框盒，一路磕磕绊绊，担下的八只脚被碰坏一两只，后来剩下的都被哥哥锯掉。两头没有脚的炊饼担子，就像两只吊桶。

武松七八岁时，哥哥武大已经学会了饮饼的制作。原来开炊饼店的老板改行做别的生意，作坊卖给张姓财主，武大借旁边一间耳屋，开起了炊饼作坊，自己当老板，自己跑外卖。人家说打狗要看主人面，卖炊饼也是的。武大给人家卖炊饼很顺利，给自己卖炊饼却总是遇上白拿强要的事。

武松十岁那年，个头与武大差不多，但哥哥武大还拿他当小孩

看，不放心把武松一个人留在家里。武松还像以往那样跟在武大后面卖炊饼。一天，两个精壮汉子抓着炊饼就走，武松拽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衣服不让走。那个汉子说：“真的没钱，记个账，以后会给。”武松就是不放手，那汉子抬腿给了武松一脚。武松就在地上抓起石头，要砸那个汉子，被武大一把抱住，夺下石头。那时武松第一次有了要与人打架的冲动。

“还手就没命了。”是武松听哥哥讲得最多的话。

吃百家奶长大的武松身上就像汇聚了百家的营养精华，身体一个劲往上蹿，十一二岁时，个头就比武大高出一大截，武松每次要给武大挑炊饼担子，武大总是不允，“二弟要是真心疼哥哥，就帮哥哥上山砍柴。俺家不能买柴，买柴得花钱。”

哥哥武大每天得做三件事，天不亮起床拌面粉，天亮挑担出门，下午上山砍柴。

武松可以帮哥哥承担一件事，心里自然高兴，于是武松便每天上山砍柴。

有一次，武松在山上看到一只鹰越飞越低，突然直冲而下，原来下面草地上有一只兔子。兔子四腿蜷缩向上，待那鹰冲到跟前，后腿猛地一弹，那鹰哇地嚎叫着飞走了，留下一撮灰色的毛。

武松觉得那兔子好机灵，常学那兔子的样子，在草地上翻滚、蹬腿、奔跑。砍柴的地方离家不远，武松每天劈两趟柴，能腾出许多的时间学兔子蹬腿。

有一天，武松挑柴回家，见哥哥鼻青眼肿，便问哥哥怎么弄的，武大揩着眼泪说摔了一下。武松不相信哥哥摔跤也会哭，就决定每天只砍一趟柴，更多时候悄悄跟在哥哥后面，跟了几天，看到有几个壮汉拿了炊饼边走边吃，哥哥朝那些人后背抬了下手，没有说话，又放下了。武松冲上去，抓住后面一个汉子，“给钱！”那汉子一扭身，捏住武松的手往边上一摔，把武松弄了个四脚朝天。汉子好像因为小孩子武松敢向他要钱受到污辱，叫了声：“敢找老爷要钱？”上前要揪住武松再打，武松双腿一弹，汉子猝不及防倒在地上。武松再一个

兔子翻身站起来，一脚踏在汉子身上，“给不给钱？”

“俺给俺给。”

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武松踢翻，武松也常受到懂拳脚的汉子欺负。武松想学武功。可是家里没有钱让他拜师，他去街上看那江湖耍棍棒的表演花拳绣腿，回家模仿。但看江湖耍棍棒的也要给钱，江湖把式耍棍棒到一半，往往停下来，托着一个盘子，“大家大帮小凑，有钱帮个钱场，没钱帮个人场。”武松一遇这情况就蹲下身来躲避，有一回那江湖把式的脚却在武松眼前久久不离开。武松抬眼看，江湖把式正对他怒目圆睁，“看你体体面面的，个头比人家高一截，却在场面上做这么个矮人！”武松说，“我是真的没钱。”把式说，“也不能天天没钱吧？都像你这样，俺吃什么？”武松说，“俺给你吃的。”

武松把那个拳把式带回家里，给了哥哥留给自己的剩炊饼，见把式吃得津津有味，武松扑通拜倒在地，“师傅，你就收俺做个徒弟，教俺武功吧！”

把式嚼炊饼的两个腮帮不动了，瞪着武松想，自己要有真本事，怎会做这讨饭的生计？但又不能说自己没本事，断了后路，就说：“学武功可是要吃大苦的。你受得了那苦不成？”武松说，“只要能练武功，俺什么苦都吃得！”把式说，“武功主要靠自己练，不在别人教。别人教武功只是嘴上说一下。”武松说，“那你就嘴上说一下。”把式说，“我看你家里刀枪剑戟一样没有，教什么呀？还是练基本功，蹲马步桩吧！”武松问什么是马步桩，把式做了个样子，虽然大腿蹲不平，身子伸不直，嘴上还是叫武松大腿要与地面一样平，身子要与树木一样直。武松练了一下，“就这能行？”把式说，“还有俯卧撑。”又用嘴说了俯卧撑的做法。

那以后，武松每天练马步桩、做俯卧撑。武松练了几年马步桩、俯卧撑，身体强壮，肌肉鼓凸，哥哥也少了受人欺负的事端。不知不觉，就有人来请武松帮助“摆平”一些事情。

武松二十岁那年，在清河县一家叫春花楼的妓院门口，看到有两

个妓院的打手拖拽一个民女要往院门里去，许多人围着看，却不见一个上前阻止。武松叫两人把人放下。两人怒视武松，说：“武二爷，这可不是你该管的事！你把自家事管好就是了。”武松说，“我自家有什么事？”那家丁说，“男到十六当婚，女到十六当嫁，想想你多大年纪，还在当孤家寡人，还来多管闲事！”武松强忍怒火，“俺是看人家可怜，才要管一管的！”“那你拿十两银子替她家还债。”因与武松争论，妓院打手松开拖拽的民女，民女朝武松双膝跪下，“我爹只借他们二两纹银看病的，不是十两。武二爷救救小女啊。”武松摸了摸身上，别说二两银子，就是一文钱也没有呀！正为难时，从春花楼出来四五个壮汉，其中有不认识武松的，朝武松飞腿就是一下。武松刚躲过那一腿，另一个壮汉又飞过来一拳，武松往后一仰体，闪过那一拳，就势倒在地上，待那壮汉泰山压顶般飞近，就朝那胸口弹起一脚。那壮汉向后倒地，口吐泡沫，眼翻白珠。

有打手叫喊，“不得了啦！”

看热闹的叫喊，“出人命啦！”

武松才想起自己这一脚是用了力的，惊慌失措之际，有一人劝他，“武二爷还不快逃离此地！”武松也不看那劝说者是谁，趁人群混乱跑回家里。傍晚，武大回来告诉武松，春花楼正在县衙告状，叫武松快跑。武松说，“我走后哥哥怎么办？”武大哭泣，“二弟不要管哥哥。二弟要是不快些走，被官府捉了去，俺也不活了。”

“就算捉了去，也是要放回来的。”武松说。

“都说那个打手被你踢死了，打死人要偿命！你再也不走，俺这就吊死给你看。”

武松离家后，漫无目的地走了几天，也不知该往哪里去。他先是往东走着，却见前面白茫茫一片梁山水泊，他又回转身来，往西走，走了七八天，还是八九天，翻过十座山，还是二十座山，武松记不清了。总算看到一座寺庙。武松进了寺庙，没钱请香，只跪下身来，朝菩萨拜了三拜，再往里走。走过两间小庙堂，听到“咳！咳！”的声音。武松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又拐进旁边的门，看到里面有个宽敞

明亮的大院子，十来个光头和尚在练武。

武松隐在一根石桩的后面，看入了神，忘了肚中饥饿，忘了天色将黑，更不知有人走近了他。

走近他的是一个和尚，小和尚合掌施礼，“阿弥陀佛。本院到关门时段，不知施主还有何事？”武松这才说了自己无处可去，想要出家当和尚。小和尚把武松引进里面一间禅室。

三言两语后，正在坐禅的慧明住持叫小和尚带武松到斋房用斋，之后小和尚又让武松与自己睡一床铺。第二天，慧明问武松因何想出家。武松说为活下来，不饿死。慧明又问，“就这样？没有别的想法？要想在本寺出家，就得与本住持说实话。”武松说，“还想学武功。”慧明点了点头，起身带武松进了习武房，指着四周排列的矛、锤、弓、钺、鞭、铜、剑、链、挝、斧、钺、戈、戟、牌、棒、枪、扒，问武松想学哪一种武功。武松没想过武功还有这么多种类，许多兵器还没见过，自己平时练的也就是拳脚和棍棒，就说，“学拳。”

“善哉，善哉。从今以后，当除去心念，习武强身。只是今日看来，你虽然心地实在，却还六根未尽，可暂不剃度，带发修行。”

原来，武松走进的是五乳山静德寺，这座寺庙是嵩山少林寺下属的众多寺庙之一。静德寺住持慧明昨天看出武松眉眼聪慧，心口实诚，身体板健，十戒之中，九戒可度，可度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不贪念、不痴心。唯有嗔怒之相，彰显眉目之间，但可修成，尚需时日。而嗔怒之心，又是与杀生有关联的，所以看上去虽九戒可度，也只能有八戒的把握。但其习武天赋罕见，可塑为护寺之材。当晚去少林寺与方丈商议，收留武松在静德寺修行，暂不编入尼丘名录度牒，待其眉间怒气消散，再发编文。

武松成了静德寺唯一一个带发修行的人。修行过程无非先是提水练臂力，扫地习净心，食斋修清境，加一些腿脚套路和招式。这样过了两年，曾在少林学艺的陕西大侠铁膀周侗来少林寺看望方丈师兄，方丈知周侗曾于东京当御林军教头，就说这里也有一个有习武天赋之

人，暂未剃度，意思是师弟若看得中，就带去东京，日后随时报效朝廷。周侗知道师兄用心良苦，说：“愚弟我这次并非为选什么武术人才而来，而是有避难的意图。”方丈问，“此话怎讲？”周侗说，“师兄知道的，自愚弟独创少林派拳法，也在江湖上教得七八个弟子，最推那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学得武艺驰骋疆场，曾孤身一人冲开万马扫退辽军，现已功成名就，在北京大名府安居乐业，享受天伦，时常也感念师恩，去我住处探视，此为愚弟最得意处。还有一个得意门徒，姓林名冲，因其祖传武艺甚高，愚弟稍事点拨，便茅塞顿开，使得丈八蛇矛如拨云见日一般。愚弟见其行事谨慎，为人厚道，又有报国志向，便将自己的禁军教头差事让给他，不想却受太尉高俅诬陷，刺配沧州。如其安心服刑，愚弟自当想出营救策略，谁知竟去梁山落草，我也多次受官府传问，虽暂未查出牵连事端，但那高俅、蔡

武松



京，均是阴险之人，诡计多端，恐意外生事，愚弟才不敢常居家中收徒授武，更多出来游走，以避耳目。今大宋乱象横生，愚弟意欲去南方游走，行前来见师兄，叙旧话别而已。不过，既然师兄说起有一人看来有武艺天赋，正在静德寺带发修行，愚弟倒想去看他一看。”周侗就到五乳山静德寺习武场，一眼瞧见武松马步蹲得最直，出拳最快最稳。当晚，与慧明和尚单约武松月光下见面。

周侗看武松演练的棍

法没有可指点的破绽，就与武松在石墩上比试了一下腕力，竟没有在料想的时间里按下武松的手腕。这使周侗兴致大起，就场上与武松切磋起武艺来。武松交手不到十个回合，便倒在地上，周侗还没有用上绝招“铁膀子”威力，认定武松有意承让，就上前要扶起武松继续切磋，谁知武松弹起双脚，把周侗弹出两丈开外。周侗曾在少林学艺，后自创少林武术门派，相会天下豪杰无以数计，从来没遇过这种招势，落地站稳后，问慧明：“武松这一招谁教的，少林武艺里可没有这一招式。”慧明说：“老纳也不知怎么回事，还得问他。”

武松就说出自己看到兔子蹬老鹰的事。

周侗说，“你年纪轻轻，善于动头脑，是个习武天才。”武松不好意思地说：“这叫什么功夫？不入流的，还不知叫什么招呢。”周侗倒认真了，“话不能这么说，一般说来，年轻人凭自己悟性创出的招式，比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更值得重视。你这一招弹踢，先是故意弯腿环曲，继以勾伸连环，出击发力在意料之外，是为‘玉环步’，而双腿伸缩并连，发力一处，如同鸳鸯不离，是为‘鸳鸯腿’，我看这一整套路数，就叫‘玉环步鸳鸯腿’吧！”。

周侗本打算到少林寺见一下师兄就走，因赏识武松，一住七天。这七天里，每天都与武松切磋交谈，并传授武松臂力练法。七天后，周侗辞别师兄方丈前，留下话来：“武松有可塑天赋，只要师兄好生培养，定会成为安邦之人，不久的将来，朝廷会需要大量类似人才。”方丈说：“师弟拳拳之心可感天地，可是自高祖杯酒释兵权以来，习武之人已不被朝廷倚重，反受嫌疑陷害，倒是那些狗屁文人，阴险狡猾不显于外，受了皇帝青睐，家国命运才至于此。仅凭师弟一人，任凭心力交瘁，又何能中流砥柱力挽狂澜啊！”周侗说，“师兄言之差矣，想当年愚弟我也是对现实不平才来少林，本欲出家脱世，意外习得一身本领，师傅有意放我还俗，可见其报国之心。虽然当年习武以为强身，国难当头之际，师傅也曾教授当以家国为重，舍生取义。有一份力，发一分光。虽一草一木不抵泛滥潮流，若无一草一木，不是更为逆流助威让道了吗？即便大宋北疆尚无武术扬威之所，

退一万步，还有南国可作复兴根基，可长久经营，只要是真的人才，定会有施展之处的。”方丈哈哈大笑，以手捻须，说，“看来师傅当初并不曾看错师弟啊！愚兄虽年事已高，六根修尽，当与师弟同心同德，不负师傅教诲才是。现就实说吧，愚兄正有一绝招，苦无受传之人，对那武松，因其易嗔怒，也只怕看走了眼，不敢冒昧传授，今听师弟说来，倒可开悟。”

羊肠小道上，二高人并肩慢行。目力所及，风云舒卷。周侗若有所思，与一坡顶站住，“愚弟奔走江湖多年，发觉一个现象：习武之人，尚无怒气，再大才能，也难发挥。怒与武，这两个境界，分开各不成器，结合方见辅成。只看是对什么嗔怒了。”

方丈细细品味，暗中惊讶，“师兄回归红尘，意念竟有如此变数！但凡儒释道，无不以忍为最高境界，今日听来，师兄倒有新看法了？”

“愚弟曾以玉麒麟卢俊义及豹子头林冲二徒弟而喜，如今则忧其过于能忍，以至痛惜。先拿玉麒麟卢俊义来说，功成名就之后，身强体壮之年，却安居一隅，对当今朝廷奸臣当道，国家内忧外患状况，充耳不闻。光那北方，不仅有辽人犯境，还有田虎占山为王，淮西又有王庆频繁作乱。至于南国地方，凭借长江天堑，向有乌合之众囤积欲反迹象，近又传那方腊领头举旗对抗朝廷，朝廷已到急需大量武艺高强人才之时，他则何其能忍！忍之太过，与为虎作伥又有何异？再说林冲，受那高俅诬陷之极，却不思反抗，一味忍让，为求余生，竟落草为寇，受人诟病。大丈夫当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初如怒起而杀高俅，至多一死，何至于落下千古骂名！”

“善哉善哉，师弟言之成理，如此愚兄倒可放心教那武松了。等到需要武松为国出力时，你尽管来领人便是，想他到时定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周侗微笑辞别。

方丈所说的绝招，周侗心知肚明，那就是醉拳。

武松很快对醉拳的要义心领神会，招式更见出神入化之妙。方丈

愈觉师弟没有看错人，越教越有劲。只是武松在练醉拳的同时也练习出了酒量，以至在不练醉拳的时候，也要喝上一杯，遭到寺院上下反感。武松听不得议论，常对师兄师弟拳脚相向。方丈叫南门金刚法能和尚传武松到跟前，劝武松平时不要喝酒，话还没说完，武松泪流满面。方丈知道武松悔意深切，正要因势利导几句，武松却说：“弟子喝酒并非好酒贪杯，只为借酒消愁。”方丈问此话怎讲？武松说：

“我来少林已四个年头，却不知哥哥在家如何，是不是还受人欺负。哥哥是本分老实之人，可这世上就是人善受人欺，马善被人骑。”方丈说：“出家修行之人，当无身外之念，你总是想起家里的事情，却如何修得佛缘？还是下山回家去吧。”武松说，“弟子绝无逃脱佛门的念头。这些年来，师傅和师兄弟都对弟子百般照应，弟子感受到这里才是至善之地，常想不如把哥哥接来少林，我兄弟一道剃度出家，一来我也省得牵挂，二来我哥哥正是能忍之身，肚量无人可比，极有佛缘，只是不敢说与师傅知道。”方丈双手合十，“如此甚好。只是一路小心，要知道既已步入佛门，虽不曾剃度，亦有三年多的时光，出得寺院，自当以行者自省，本分为上，容忍为怀。你身怀出手伤命之招，一路之上，断不可再起凶杀意图。去吧。阿弥陀佛！”

武松与南门金刚法能一道出得寺院大门，不一会，法能回来报说，“正如师傅担心的，那武松把蚯蚓踩死了！”方丈说：“他耳聪目明，真的看不见脚下一条生命不成？”法能说：“早上南大门石槛打扫得干干净净，青石阶上蚯蚓十分显目，武松也迟疑了一下，还是一脚踩了上去。”方丈说：“你超近路，赶在武松前面到五乳山，告诉慧明住持，虽武松度牒已制，暂可不发与他。”

法能应声去了。原来，寺院有一规矩，任何出家之人不问来路，纵然有杀盗劣迹，进佛门当给予悔改机会，所谓放下屠刀回头是岸。但对入寺之后行径必有窥察安排，从武松三年多的行径看，心不贪，口不嗔，意不痴，尤其练得方丈传授之醉拳后，对内强身健体，对外可独当一面，慧明有意把五乳山静德寺住持位让与武松，方丈记着师弟周侗嘱托，点头认可，相信武松在住持位上，可修炼管教能量，既

使周侗将来要人，他交出去的可不只是一介武夫，还是将帅之才。因而寺院造好武松姓名及静德寺住持度牒，只未宣告发放。想不到武松不仅酗酒率性不能自律，还对微小生命视而不见。

武松归心似箭，出得南门，见自己早晨打扫的石阶上一弯曲印迹，不及细看，只当歪风邪气来吹来的一根草芥，一脚踩了上去，到五乳山辞别慧明诸师叔师伯及师兄师弟，大步流星，直往清河县奔去。

2. 结义宋公明

武松一身蓝布佛裳，一路无人盘问，到清河县郊张家村时，天色尚明。武松挨至二更天进了村庄。家门拴与不拴都一样，武松轻轻一推，门就开了。武松点亮烛火，看清是哥哥的脸，俯身贴近床头，叫了声，“哥哥。”

武大一骨碌坐起来，“还当是谁呢！原来二弟回来啦！”边揉着发红的眼睛，边找衣服，“我来给你开个铺子。”

武松说：“不用开床铺，我们连夜走。”

武松把哥哥按得躺下，吹灭蜡烛，坐在床边，说了自己在少林寺出家的事，问：“哥哥愿不愿意去？那是没有人欺人的地方。”

“想去，你把少林寺说得仙境一样，哥哥怎么不想去？可是，做了和尚就不能娶亲成家，正好你打的那个人没有死，我赔了些钱，县牢关我半年，那官司也结了。现在没事，不如还在家里。千好万好，不如自家好。这两三年我又赚了些银子，先把生意做大些，好为你讲门亲事，你就在家给哥哥当个帮手吧。”

“俺可与师傅说好，带你去寺院出家的。哥哥不去，二弟没法交待。”

“二弟，不光哥哥不想去，你也不能去。做和尚又不能成个家，不成家哪来后人延接香火？爹临死交代我要好生拉扯你长大，为的是给武家传宗接代。哥哥我是半个废人，这事还得全靠你。你现在得帮哥哥把生意做大，多挣钱早成家才是道理。”

“出家人不可妄语。俺承诺师傅的话，不能失了信用。今晚就收拾动身。”

武松没听哥哥说过他家是从哪里搬来张家庄的，他一出生就与这个村里人一样，把我说成“俺”，后来跑的地方多了，又把俺说成“我”。这也如同现今走的地方多的人，说话不土不洋一样。

“我不去。”

“哥哥有能忍肚量，慈悲情怀，最有佛缘，如若不去，是为可惜。武二看来要背哥哥去了。”

“那你先把我杀了吧！”

武松拉哥哥的手一下停了，看了哥哥好一会，说：“那，哥哥还是先想好了再定。反正官司结了，我也可以多住两天，等哥哥想好后，再一起走便是了。”

武松打算这两天把哥哥思想做通，还是跟在哥哥后面，希望有人欺负哥哥，到那时，再说服哥哥去少林寺。

可是，跟了两天，没有看到有人欺负哥哥。到了第三天，有个人侧地里迎出来，站在武松面前，要请武松喝酒。武松看了半天，那个人说：“武二爷不认得俺啦？赵小四，那天你腿踢张乙，春花楼好几个哥们要揪你吃官司，还是我提醒你快跑的。”武松想起来，“哦，你不提俺倒忘了。武松感谢你！”赵小四说：“我看武二爷英雄正义，那女的也可怜，才不想武二爷吃那官司的。因我也是受人欺负的人。”武松说，“看得出你真心实在，俺也好几天没沾酒了。”赵小四从袖口掏出布袋子摇了摇，“你听，二贯钱呢。今天俺运气好，见机开溜，要不又会像前几回那样，输个光净。现正想寻个喝酒对手。几年没见武二爷，酒量没减吧？”武松说：“没减没减。”

二人到一个酒肆坐下。赵小四点了花生、牛肉、整鸡，财大气粗地叫了四碗酒摆在桌上。武松一气喝下两碗，赵小四纳闷，心想这菜还没动，酒倒光了，又要了两碗，武松又一气喝了。赵小四又要了两碗酒，说：“武二爷喝得快了。咱慢点受用。喝过酒，俺还去赌一回，把这酒钱赢回来。你陪我一道。”武松说，“俺又不赌钱。”

